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四回 異姓結同懷古廟烘衣情話絮 邪謀蠱貞女禪堂擲炬禿奴驚

素臣一跌，回首看了鸞吹神情變異，這一嚇，把自己身上疼痛，都不覺得了。卻喜殿上琉璃，雖不十分明亮，倒也照得清楚。瞥眼看見殿中間，緊靠石供桌，一條拜墊橫在那裡。忙將鸞吹頭面托住，轉身緊抱他身子，跨進門檻，挨了幾步，望拜墊上放下。重新候過鼻息，卻也不甚冷。又見兩眼，不似方才起水時張開直視。又再把兩手次第診過，右手寸部甚是洪大，連著關脈微帶弦勁，右寸洪數關似稍平，但濡軟無力，兩尺不起，候明是厥驚痰壅，病在心絡。料他自落水至起水，已是半日，驚憂悲恐，一時攢集，神思已是不定，加以濕衣黏裹，寒侵內藏，營衛驟虛，陡然顛撲，氣不攝神，故至昏迷厥暈，症如中惡。若是急治之法，蔥姜搗汁，灌飲摩擦，以宣達而調和之，自可應手奏效。如今那裡有此二物？且待定一定神，或者也會醒來。因思把他身體橫睡才好，無奈拜墊欹斜，一邊沒腳，正是睡不牢穩的。急向神座旁邊，摸了兩塊磚頭，卻有二寸來高，將拜墊外邊兩角，微微掀起，塞進磚頭，卻好四平八穩，才把鸞吹橫躺其上。自己在殿中踱來踱去，想著如再不醒，只好待到天明，打算藥物，才好灌救。但夜色正長，濕衣冷氣，漸逼漸深，這事終究不安。想到沒法，不覺步出門邊，抬頭一看，原來有方匾額，是「西冷古杜」四字。因再走到神前，看那神龕外，立著牌位，金書「宋敕水仙王」五字。看了下來，向拜墊上一望，不防鸞吹身子已是側轉，面向裡邊躺著。素臣大喜，疾忙進前細認，不覺撲將下來，把鸞吹面孔捧定，連聲叫道：「世妹醒來。」鸞吹開眼，覷定素臣，淚珠直流，悲得說不出話來。素臣釋手道：「世妹靜養片刻，此時切莫傷心。方才愚兄路遇三人，知道老伯為人救起，已有府縣差人出城，接進撫院裡去了。連一老僕亦未溺死。世妹天性至孝，大都未得老伯消息，如此傷感。愚兄救得世妹，正以露處為憂，一時未曾奉告。轉累世妹思親痛切，驚厥不安，倒是愚兄不是了。」鸞吹道：「此信果確否？怕是傳聞之誤，還仗世兄細探。」素臣道：「信是一些不錯，世伯客游到此，杭人大半不識，適問說來姓名籍貫，無一不合，這是無疑了的。如今權過一宵，明晨暫送世妹到昭慶寺住下，愚兄進城，親見世伯，一來問老年人安否，二來世妹得生，也應該安慰安慰。」鸞吹點頭道：「此話極是。只是煩勞恩兄，如何使得？」說著，掙扎起來，便要向素臣叩頭。素臣知覺，急忙止住道：「賢妹初蘇，怎可勞動？且安坐養息一回。」鸞吹也就坐下。

素臣抽空，將殿柱上繞著的琉璃燈索，解開放下，開了燈架的門，那燈光結得一球，光燄閃動不定，黑層層似滅非滅。隨在石桌上，拾了一枝燒焦的竹箸，輕輕剔去燈花。覷到右邊燭山上，剩有許多蠟燭頭，隨手拔下一枝大的，在琉璃內點著，仍舊插好，乍覺殿上通明，然後將琉璃扯起。看到殿上光景，不是久無住持的。想著身上濕衣，夜深冷氣，兀是難耐。鸞吹衣衫亦是濕著，這苦更不堪受！因向鸞吹道：「賢妹坐著，休得心慌，愚兄要到殿後，尋些柴火烘烘衣裳哩。」便又點了一枝蠟燭，大踏步進去。忽想：「進來跌昏，未將廟門關好，卻也不妥。」遂重出殿門，走過穿廊，將兩扇栗樹大門，砰的一聲關住。卻無門門，暗頭裡摸去，總無覓處。門邊卻有一隻石臼，重可三百來斤，素臣奮起神力，兩手一撥，望那大門中間一堵，安排已好，進了殿中，重叮囑鸞吹放心靜坐。一直來到殿後，卻是一重石砌，土牆隔住，正中有心虛掩。順手推開，見兩邊僧房數間，後面廚灶連過圍牆。覺得饑腸轆轤，因先入廚房，搜尋食物。那知這廟中，竟無隔宿之糧，東翻西倒，只有一個醃菜罈，內有隔年冬菜，隨手撈出一棵，扯了一瓣嚐嚐，那知又咸又臭，只得仍投壇內。此外兀自搜索不出。再推進左首僧房裡去，滿想或有化來吃剩的米，便也顧不得別的，煮一口飯，和醃菜胡亂吃些。那知這房內只有一張竹榻，一條破被，榻旁橫著板桌，上置瓦燈、瓦壺，茶碗數具而已，其餘不見箱櫃等物，料無食物藏起，心中甚中詫異。又到左邊窗外一窺，卻有棺木三四具，不知是人家殯厝的，還是空棺寄存的。也就無心細看，復到廚下柴堆中，抽出一捆茅柴，肩到殿上。也不向鸞吹訴述僧房情景，離著拜墊，塌地坐下，先把身上一件舊青緇直裰脫下，一面燒起火來烘著。因勸鸞吹也脫下烘燥。鸞吹外罩黑綢夾襖，白綾裙，裡面恰襯銀紅羅小綿襖，藍綢袂褲。那綿襖被水浸漲，緊裹上身，雖把外襖裙子烘乾，仍不免渾身水氣。素臣令其移坐向火，脫下裡衣。鸞吹不肯，只將外面的向火烤著。素臣看直裰略乾，因披上身去，將小衣褪下再烘。復想：「鸞吹綿襖未卸，靠著這烈騰騰的火，水氣直逼到裡邊，豈不釀成大病？」再三婉勸道：「愚兄與賢妹患難相逢，此時正宜從權，雖赤膊相向，賢妹豈以為狂？如不嫌醜，愚兄直裰，先為賢妹一披，自可解下裡衣，萬勿固執，致因水火交攻，感而成病。」鸞吹見他語意懇摯，又想到此番救命之恩，合著春秋鍾建、季芊故事，私下已定了主意，也就不必怕羞。素臣說罷，早將直裰脫下，一手遞過。鸞吹接了，依著素臣所說，褪出綿襖袂褲，向火翻弄。素臣赤著上身，幫他添柴撥火。

兩人對坐深談，愈覺親密，把各人的肺腑，都說出來。鸞吹面色被火光逼照，兩頰緋紅，說到中間，忽然低頭忍住。素臣驚異，再三根問。鸞吹道：「妹子九死一生，蒙恩兄援手，粉骨碎身，無以為報！此時兩個宿於廟中，恩兄秉禮君子，妹子雖愚，亦知廉恥，但瓜田李下，總是嫌疑，人之多言，亦可畏也。倘有混造黑白之人，那時妹子求死不得。是以輾轉於心，未有良策。實告恩告，家父此來，原因妹子姻事未諧，自己年邁，族中無賢可嗣，素性寡交，戚友不多，即有亦難付托。因仰清門世德，太夫人義方之教，恩兄賢達令名，就近到杭，差人至府，意欲附為婚姻。昨日湖濱巧遇，方喜合由天作，乃一席寒暄，知閨中已有賢助，大失所望。妹子窗後竊聽，亦覺心如冰冷。何期忽（土官）奇災！重蒙大德，使妹子與恩兄，無敵體之緣，而有切膚之感！今日之計，妹子若事他人，何以解今宵之曖昧？如其矢志不嫁，又何以慰老父之桑榆？恩兄若鑒苦衷，收諸妾媵，此再造之恩，無異生死而骨肉也。妹子意決，明日稟明家父，就此隨恩兄而歸，惟恩兄哀而許之。」

素臣失驚道：「賢妹此言，教文白何顏生於人世耶？無論賢妹名門淑女，愚兄忝在世交，斷無屈為妾媵之理！就論目前情事，賢妹溺而不死，愚兄聞聲赴援，剪除強暴，固非從井救人可比，況同舟共難，豈有見而不救者？是愚兄之援手，本無所要。即賢妹之感恩，不必言報。如謂此時同宿廟中，難於表白。試思賢妹同歸，人之見之者其謂之何？不特無以明疑，竊恐反以坐實。賢妹所言，愚兄直以為下策，斷不可從！」鸞吹見素臣堅拒，頗不自安，沉思良久，復笑向素臣道：「妹子所見卑淺，適聞正論，茅塞頓開。但思古有鍾建、季芊之事，妹子今日所遭，無異於季芊，而恩兄所為，實過於鍾建！當日季芊若不相從，則負逃之恥，終不可洗。妹子以季芊為是，諒天下不以妹子為非。恩兄若不俯從，妹子死無日矣！」素臣道：「賢妹之言差矣！鍾建無妻，愚兄有室。假使建非有繆，以國君之妹，而備妾媵於其臣，恐盈廷交諫，事不果行矣。賢妹以今夜之事，耿耿於心，似乎捨此決無善全之道。然愚兄倒有一策，舍間與府上世好，本是通家，昨日舟中，蒙老伯青眼，不以尋常世交相待，復令禮見賢妹，因此識面之緣，遂結死生之誼。是愚兄與賢妹，論分則疏，論情則親，若泛泛通家兄妹稱呼，未免名不副實。依愚兄主意，不如結為兄妹，解此一段嫌疑。日後爾我相逢，友於之愛，無異同胞。況且老伯初意，也只为愛女情深，艱於付托之故。愚兄得為賢妹親兄，將來府上事情，自當竭誠盡力，老伯也可安心了。天明回到寓裡，愚兄就進撫院衙門，見過老伯，將此話稟明，老伯定是歡喜的。」鸞吹道：「依兄所言，能使今夜之嫌，泯然無跡，不留著旁人話柄，妹子敢不遵命。」素臣不勝歡喜。

說話之間，兩人衣服都已半燥，將就可著。止鸞吹襪履未便脫卸，素臣鞋落水中，襪底洞穿，早赤了腳，因各把衣服穿著起來。鸞吹見素臣頭髮散披，在自己頭上，拔下金簪一枝，替他挽了髻子。兩人起身，便在神前拜將下去，訂了兄妹之交。自此，鸞吹叫素臣二哥，素臣稱以大妹，相見親熱，居然同胞友愛之情，無心流露。鸞吹聽了素臣這番議論，覺得心地坦然，把方才拘執之見，消化盡淨。於是重複坐下，閒話一番。素臣恐他勞頓，叫他在拜墊上打盹，鸞吹那裡肯依？素臣自覺口乾舌燥，看看天尚未明，因向鸞吹道：「大妹，我適問向廚下取柴，順便搜些食物點點饑，誰料這廟清苦，一無所有。記得後牆邊擺著水缸，想來茶是弄得出的，我要進去燒茶，實在渴得要死了。」鸞吹說道：「二哥既要茶吃，妹子還該回去。」說著，點起一枝燭頭，兩人到了廚房，只不見有茶爐。只得揭起鍋蓋，尋了一隻碗，到牆邊取水，一邊灌了十來碗，已是半鍋。鸞吹燒起火來。素臣走到僧房內，那茶壺茶碗拿著，尋到抽屜角頭，居然有一個小瓦瓶，內貯茶葉幾粒，不禁喜出望外。忙取到了廚下，待水沸數過，衝滿了一壺，攜

著茶碗，仍到殿上，對坐清淡。素臣又把守經行權的道理，講了一會。鸞吹歡喜非常，毫無倦意，與素臣親熱之中，更加敬重。

到了天明，素臣打量回寓，安慰鸞吹坐等，出去僱船。依舊搬掉了石臼，正在開門，這廟中的一個老和尚，一個香火，跑回來了。見了素臣，便施禮問道：「相公是那裡來的？我們昨日發火時，怕水淹死，向雲林一路逃走，連廟門也未關好。水退已晚，心想廟中窮得很，橫豎沒有值錢的東西，就在雲林過夜，此刻才回來的。」素臣道：「長老便是此廟住持？我們是游湖被水，七八個止留得兄妹兩個，餘者不知死活。起水之後，無處投奔，因在此佛殿上過夜，糟踏了長老的柴草，烘火燒茶，如今要僱船到昭慶寺去，只得改日來謝了。」老僧道：「我們出家人，仗著佈施，吃的用的，原不費錢。況區區柴草，後山盡多，相公不必介意。只是貧僧未盡地主之禮，著實心裡不安。相公說要叫船，貧僧便去代僱。」說著，叫香火沿湖看船，自己同素臣走進，見了鸞吹，又恭恭敬敬上前施禮，讓過了坐，就在下面陪著。素本來極惡和尚，看這一個老僧，卻也清苦可憐，與鬆庵、和光等油頭紫面的，判若天壤。不多一會，香火僱定了船，領了船家進來，講定價錢一百四十文。兄妹兩人，辭了和尚下船，有頓飯時，已到昭慶。兩人上岸，轉過一條街，才是山門。鸞吹履襪，一步一跌。素臣也顧不得，只好攙扶著了。不防跨進山門，劈頭來了鬆庵，佯驚異道：「昨晚一夜不見相公回來，恰叫人在湖邊打探幾回，原來是好好的。此時從那裡來？這位卻又是誰？那尊管何以不見？」素臣含糊答應了幾句。看鬆庵兩隻賊眼，不住的望著鸞吹，覺得不甚睬他，便道：「偏偏昨日的大風，把山門外亭子吹倒，坐著避雨的人，壓死一人，壓傷了幾個。街坊人說，亭子年久失修，鬧出人命，都是寺裡的事。屍親到來，聽了這話，就來纏擾，鬧了一夜，許下十吊錢，尚不干休。我鬆庵的性子，寧塞城門，不填狗洞的！此刻正要進城，請縣裡出來相驗，聽官斷結，失陪了！相公事畢，再敘談罷。」說著就走。

素臣見了方才情形，甚是不快。且喜他進城，也可暫時放心。遂攜著鸞吹，一直走到寓房門首，忽然跌足道：「昨日鎖門之後，鑰匙在奚囊身上，此時如何進得去？」正在遲疑，忽見小沙彌迎面走來，說道：「相公回來了？家師很記掛著哩。那位小哥，卻在那裡？」素臣道：「他同落湖中，未知生死。我正為鑰匙在他身邊，不得開門，只好扯斷這鎖罷了。」小沙彌連忙止住道：「扭掉可惜，家師處有配得上的，停刻他回，我去拿來。此時且請相公同那位小姐，到神堂坐坐，相公尚沒有用飯，就在禪堂裡用，也便當些。」原來素臣那日賃寓之後，小沙彌常來張羅，看他生得眉清目秀，聰明之中，尚帶厚實，知他出身不是賊惡，盤問家世，心上著實憐他。這時見他十分慇懃，也不疑慮，轉身跟他走動。從天王殿左邊夾巷，抄出羅漢堂後面，又轉過地藏殿門前，見東首一帶廳房，花樹蔥蘢，有雕壇隔著。小沙彌選跑進去，到東邊屋裡一望，回了出來，領兩人進西屋去坐下。素臣知是那邊有人，卻不在意。

誰知那邊的人，因小沙彌一望，知道有人進來，卻在簾縫偷瞧一眼，認定了鸞吹，不覺叫道：「這是大小姐麼？」鸞吹未及坐定，聽那聲音怪熟，一時想不起。那人已掀簾進來，抱住鸞吹，嚎啕大哭。鸞吹也登時淚如泉湧。素臣方認得是素娥，忙上前勸住了哭。三人重新坐下，各道遇救情形，不免又想起金羽，傷感了一回。素臣問道：「這也奇了，如今我寓在昭慶，偏是這寺中的人救了老伯，如今素娥姐也會到這裡來，大家碰在一塊兒的。」素娥道：「文相公有所不知，昨日落湖，奴因戀著小姐，狠命鑽出水面，隱約看見文相公在水裡不住的泅，只差一箭路。假使近到身邊，只怕文相公起來時，奴也會起來了，不是比小姐先會見麼？至說到這裡來，奴怕還不是好事！奴幸撞著鄉下人的船，救起來的。他說到了錢塘門，再替奴打聽親屬。誰知上岸在茶店歇息，多人盤問，奴說出老爺，就是那和尚聽見了，一口擔承，說老爺是他們寺裡救的，叫幾個沙彌領著就走。鄉下人大約為要謝禮，不肯放手，奴亦將信將疑。後來茶店裡人，眾口一詞，都是海奉和尚的，竟不由分說，把鄉下人趕走，逼著奴到了這裡。奴看此處不可久居，今日之聚，不知是禍是福？相公進城，總要早回！」素臣點頭，連忙丟個眼色，三個默然不語。那小沙彌已領著人，送進飯來，一見三人同坐，怪道：「原來這位小姐，也是相公一家人！那飯不必兩起擺了。」一面擺飯，一面招呼窗外人進來，素臣看去，卻是一個婦人，年紀三十上下。指著鸞吹向素娥道：「姐姐，如今有伴了。」走到鸞吹面前，仔細一瞧，失驚道：「呀，這位姐姐腳上都濕的！可惜奴家帶來襪履，只有一副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停會奴去拿來，替姐姐換過便是了。」因問鸞吹來歷。鸞吹不解其故，未及回言。素娥向他略述幾句。那婦人顛頭播腦，轉身打個照面道：「相公、小姐們用飯，奴家再來罷。」素臣甚是詫異，向鸞吹道：「寺裡那有這樣人麼？」素娥道：「方才奴進來，也來胡纏。他說他丈夫隨意，母族何氏，是寺中當家鬆庵的親戚，常時到此，每逢二六九月香市，鬆庵叫他接應女客。據奴看來，這也不是好人！」素臣道：「你們只管當心，趕緊吃飯，我好進城，早些回來就是了。」素臣拿過碗飯，揀些素菜，要到外間去吃。倒是鸞吹拉住道：「倉卒之中，二哥何必拘謹若此？今日連素娥也不消守主婢之禮，竟是一同吃罷。」素臣也就坐下。

三人吃完了飯，小沙彌領人收拾進去。素臣拍著小沙彌肩膀，叮囑了幾聲，然後和鸞吹、素娥而去。剛看見錢塘門，只見吊橋那面，有多人簇擁，聽說是湖中撈起來的。素臣趕進人叢，見岸上攤著幾十個死屍，有人在那裡認。素臣順眼數去，卻無昨日未公船上的人。那邊棚內，又有救起的人坐著，素臣又去逐一看過。心下疑惑：「難道奚囊及未家小子、金羽等，連屍身都不見了？」因急於進城，回頭便走，一徑趕到縣裡，探問號房。誰知縣裡的號房，看素臣如此打扮，跋著涼鞋，摸不著頭腦，劈頭一頓搶白。素臣怒極，欲待發作，生恐惹出事來，只得忍著，問到府二門上。倒是這個聽差的，估量素臣有些來路，又是問的一個客官，不可輕視，才是一是二的，告訴了他。那知撫院衙門，離著府縣正遠，素臣一來要趕見未公，二來進寺門時，就知鬆庵報官相驗，深恐他事畢出城，鸞吹主婢不得安穩。不妨大街上熱鬧，挨肩擦背的人，素臣只在人縫裡直鑽，卻好一鑽，碰了一個四十多歲強壯女人，手裡提著一隻籃，籃內兩碗麵，潑翻了一地，碗也粉碎。素臣心知無法，趁著腳步，往前直跑。那女人大喊救命，三腳兩步趕到了，一把拖住。街上的人紛紛圍住。那女人指天畫地的，告訴他們，說道：「我家裡今朝來了茅家埠的親家公，同我的女婿，方才賣了一百張錫箔，做了這兩碗麵，拿回去請他們的。誰道這瞎眼的死囚，狠命撞上來，潑得這樣，倒一溜煙就要跑掉！你們替我想想看，應該賠不賠？」那些看的人，也有做好的，說道：「老奶奶，不要扭住他，叫他賠就是了。」素臣亦連忙認賠，就一手往袋裡摸錢，誰知伸了進去，竟伸不出來了。那女人愈加著急，亂罵亂嚷，正在不得開交，忽然大人叢裡閃出一黃面短鬚的人，年紀三十上下，開口道：「慢著，慢著，兩碗麵要賠多少哩？」那女人道：「連碗連面，只是二百文。不可少的。」那人就在身邊摸出一塊銀來道：「這裡有二錢，也夠了。」那女人方始歡喜，收銀而去。看的人也一哄而散。素臣問那人名姓，那人道：「後會有期，此時不必相認。」拱一拱手，便自去了。

素臣急走到了撫院，看那轅門已是關著，只留旁邊小門出入。知道傳過晚鼓，不能通報。奈心急如火，且去試試看。不料頭門以內，寂無一人。直喊到二門口，才有個更夫坐著，素臣說明來意。更夫答道：「未老爺，牛老爺，總要明天說話哩。」素臣再三央他通報，更夫發火起來道：「你這個不識路的，你看看這裡面那裡有人，叫我通報誰來？」素臣無奈，只得退了出來。想著，鸞吹主婢現在未死，未公遲日知道，卻也不妨。倒是寺中今夜，多凶少吉，我只索趕回去罷。於是仍尋原路而走，心亂腳慌，偏偏又錯了路，到大街一看，街市全非，問了兩個人，才到府縣衙門。看著縣衙裡邊，鬧哄哄的，有人出來說：「本縣太爺到昭慶寺後山，踏勘新家的墳，才轉到寺門外，相驗壓死的屍。那屍親被太爺大罵一頓，要帶回衙，才當場具了結去，連和尚所許的十吊錢，也不敢領了。」素臣聽見，想：「和尚真有神通，今日報官今日就去相驗過了。」忽然失聲道：「不好了，快走，快走！」狠拿一跑。那知天色漸漸晚下來了，路上有人，也是要出城去的。素臣跟著同走。不妨出得城來，卻是湧金門，於是再問錢塘門的去路，沿著城牆狠走。只見遠遠一道黑煙，夾著紅光，在東北角上擁將起來，越走越近，漸漸的黑煙不見，都變作了紅光，天已昏曠。暗揣：「莫非晚霞？怎紅光裡面，火星穿綽不定？」迎面已有幾個人，攜著箱籠過來。素臣要問個明白，那些人喘息不定，都像說不出來的光景。此後來者愈多，最後有一群女人，拉著孩子們，提籃背凳，在那裡自言自語。素臣才聽得清，是昭慶寺僧房裡失火。不覺頓足叫苦，想道：「昨日千辛萬苦，救得鸞吹，今日又失了火！鬆庵想已回寺，此時主婢不知若何？事已至此，且到寺中再處。」

原來這日素臣進城，日已過午，鸞吹主婢，對坐禪堂之內。素娥已將鬆庵如何糾纏，何氏如何哄動的話，一一述過。兩人刻刻提防，只守著素臣早回，再作區處。何氏用話（刁舌）過素娥，已猜得一二，不比那窖裡的人物。此番窺探，曉得鸞吹是他主子，想到素娥如此，主子的身分，自不必說。因亦不十分歪纏，倒常來陪伴說笑，甚是慇懃。到了申酉時分，寺中的人，都往門外看驗屍。鸞吹著急，與素娥相對而哭。心下安排：「若是鬆庵敢行無禮，拚著一死！」不多時，小沙彌進來問：「隨奶奶那裡去了？」素娥回他出去。只聽見講堂對面耳房內，嘻笑之聲，達於戶外，但聽見說，他竟是個石人。卻見何氏領著鬆庵進來，鸞吹猛吃一驚，縮身要避。鬆庵便道：「小姐請坐。這裡來的城裡大衙門客太太，鄉紳家的小姐，貧僧都親身應酬，若是尋常香客，原是知客們照管。今早為了報官相驗的事，忙了半日，此時才得空兒。所以特地奉陪，小姐休要見怪。」鸞吹腆然不答。何氏領進鬆庵，也不則聲，就溜了去。素娥見勢不佳，答道：「我家小姐，因落湖遇救到貴寺，原非進香的可比。大師無須應酬，盡可請便。」鬆庵一片熱心，卻被冷言冷語，兜頭一蓋，好不自在，便道：「我們出家人，最怕得罪人，總要應酬才是。小姐只是不理貧僧，叫貧僧如何落得臉來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把椅子移近上邊，緊傍鸞吹坐處，道：「不是貧僧無禮，如今要求小姐賞個臉兒了！」素娥才起身來，立在鸞吹面前，鸞吹已避到上面供桌之上，佛龕之下。鬆庵想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只索放出生擒活剝的手段來了。」說道：「小姐避到那裡去？快理我一理罷，和尚等不得了！」說著已挨到身邊。鸞吹怒從心起，罵道：「你這賊禿！理你怎麼！不理你怎麼！」鬆庵道：「小姐理我，同到我禪房裡逛逛；就是小姐不理，也要去逛逛！」鸞吹見事已急，計上心來，看供桌上一隻古銅蠟台，高三尺許，順手一推，卻好隔著桌子，跌向外邊，正中鬆庵腦上，戳進了二三寸。鬆庵阿啣一聲，負痛拔出，大號而去。素娥在旁，看見鬆庵一頭的鮮血，兩手捧定，連袈裟都染紅了！

一時閻寺鼎沸，有幾十個僧人，望著鬆庵房裡的走，看了出來，都說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，這小妮子狠會不毒手哩！」鸞吹、素娥眼見這般光景，那不著急？卻已拚著一死，倒覺心地坦然。那何氏先在窗外，看見鬆庵胡纏，及鸞吹推墮燭台，早已隨著鬆庵進房，伏侍他養息。卻又要顧著鸞吹，遂匆匆回到禪堂，叫幾個小沙彌，領叫他主婢二人，到窖房外面，同那些女人會會。鸞吹、素娥主意已定，不知不覺，被他們簇擁而去。正是：

官衙信隔昏前鼓，方丈春深客裡花。

總評：

前回未老蹙眉而哈哈大笑，已伏得第六回告鸞吹事涉權宜，欲留彼到家，致書世嫂一段。但舟中與素臣細詢家世，未嘗進後艙與女兒一言，鸞吹如何有願作小星之意，可見蹙眉而又哈哈大笑，意深計遠。鸞吹艙後微窺，已悉底蘊。不然感救命之恩，而貽抱龕之恥，豈大家兒女所宜出。觀後文，益知前回描寫未公神情之妙。

鸞吹欲委身素臣，至於願作小星，其情急矣！然鸞吹情急正在廟中雙宿之嫌。素臣卻色工夫固是第一等，而此等疑似之跡，人孰信之？此鸞吹之所以情急也。小兒女之見自應如此！若遽作素臣開導經權後之主意，便失閨閣氣，而變作道學相。文章如畫，要描寫真容，不能神似，雖貌合而仍離也。

素臣卻色本領，不特論廟中雙宿一事者，固不肯信；即鸞吹信之，猶不能信之深。後文素娥伴宿經旬，為計多所誣，致於上堂。在素娥第知同床即有應得之罪，臨行如此畏縮，乃鸞吹亦深慮其敗露何耶？

素臣之於鸞吹，始則脫其難，繼待其蘇！出死入生，恩義極重，不知救愈數則感愈深，業已心焉許之矣。故廟中一夜周旋，並不作忸怩羞縮之態，此亦小兒女心情所應有之形跡。雖至脫衣易著，而文章仍莊而不佻。

西泠社的和尚香火突地出現，仍是閒文綴筆，可省則省，不知文幸須按情理。西湖堤上不比荒山窮盡；況是社廟，湖濱人家祈福報賽都集於此，安有空無住持之理！發水逃命，不暇關門，水退自應回廟。且廟中如此清苦，正可乘便為鬆庵輩作一對照。而後回素臣與劉大可惜火小，快人快論，卻不連這西泠社並說在內；因是社廟，非愚夫愚婦捐資創造，徒飽奸僧欲壑者耳。

遇鸞吹正為遇素娥張本，遇石氏，正為遇璇姑張本。乃素娥偏不從素臣得救，而以救鸞吹情事寫得如許細切，一到昭慶，素娥居然在內。此全用烘托法者也。未遇璇姑，並不遇石氏，幾於泯然無跡。乃於何氏嘻笑個，特逗一筆。素臣既不聽見，鸞吹素娥聽亦不清，必待救火折屋，窖中婦女盡奔劉大家裡而後石氏見，璇姑亦見。令讀者未讀下回，要於此回中尋些痕跡而不得，此純用籠照法也。文章之妙，殆入於化。

鬆庵雖是狠，徒當主婢坐對禪堂，斷無突入行強之理。妙有何氏穿綽其間，而鬆庵始有進路。然此回借鸞吹以影素娥、璇姑，偏夾雜一不倫不類之何氏者，正以表石氏也；表石氏苦無下手，當嘻笑之中微逗一語，勝於作本傳多矣。千頭萬緒，庸人為之，必至說了這概又說那概，文氣散漫，安得如此乾淨。